# 《枯树赋》该如何理解？创作背景是什么？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倾听心灵 更新时间：2025-10-08

*枯树赋　　庾信 〔南北朝〕　　殷仲文风流儒雅，海内知名。世异时移，出为东阳太守。常忽忽不乐，顾庭槐而叹曰：“此树婆娑，生意尽矣!”。　　至如白鹿贞松，青牛文梓。根柢盘魄，山崖表里。桂何事而销亡，桐何为而半死?昔之三河徙植，九畹移根。开花...*

　　枯树赋

　　庾信 〔南北朝〕

　　殷仲文风流儒雅，海内知名。世异时移，出为东阳太守。常忽忽不乐，顾庭槐而叹曰：“此树婆娑，生意尽矣!”。

　　至如白鹿贞松，青牛文梓。根柢盘魄，山崖表里。桂何事而销亡，桐何为而半死?昔之三河徙植，九畹移根。开花建始之殿，落实睢阳之园。声含嶰谷，曲抱《云门》。将雏集凤，比翼巢鸳。临风亭而唳鹤，对月峡而吟猿。乃有拳曲拥肿，盘坳反覆。熊彪顾盼，鱼龙起伏。节竖山连，文横水蹙。匠石惊视，公输眩目。雕镌始就，剞劂仍加。平鳞铲甲，落角摧牙。重重碎锦，片片真花。纷披草树，散乱烟霞。

　　若夫松子、古度、平仲、君迁，森梢百顷，槎枿千年。秦则大夫受职，汉则将军坐焉。莫不苔埋菌压，鸟剥虫穿。或低垂于霜露，或撼顿于风烟。东海有白木之庙，西河有枯桑之社，北陆以杨叶为关，南陵以梅根作冶。小山则丛桂留人，扶风则长松系马。岂独城临细柳之上，塞落桃林之下。

　　若乃山河阻绝，飘零离别。拔本垂泪，伤根沥血。火入空心，膏流断节。横洞口而敧卧，顿山腰而半折，文斜者百围冰碎，理正者千寻瓦裂。载瘿衔瘤，藏穿抱穴，木魅睒睗，山精妖孽。

　　况复风云不感，羁旅无归。未能采葛，还成食薇。沉沦穷巷，芜没荆扉，既伤摇落，弥嗟变衰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木叶落，长年悲。”斯之谓矣。乃歌曰：“建章三月火，黄河万里槎。若非金谷满园树，即是河阳一县花。”桓大司马闻而叹曰：“昔年种柳，依依汉南。今看摇落，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!”

　　译文

　　殷仲文英俊多才，温文尔雅，声名传遍天下。当晋朝末年世道时局发生变化的时候，把他外放为东阳太守。他因此而感到很不得志，常常怏怏不乐，曾顾视庭前的槐树而叹息说：“这棵树的枝干分散剥落，看来是毫无生机了!\"

　　譬如白鹿塞坚贞的古松，雍州南山神奇的梓树，根深叶茂，气势磅礴，与山崖内外结成一体。但桂树却枯死了，梧桐也凋败了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?原来它们当初是从很远的地方(三河)，从很广阔的园田里移植而来的。它们虽然在汉魏帝王的建始殿前开花，在睢阳梁孝王的东苑里结果。它们虽然能随风发出嶰谷乐器般的声响，枝条拂动而形成《云门》似的舞姿;虽然有凤凰携带幼雏聚集于树上，有鸳鸯围绕左右比翼双飞，不过它们临风怀想，难以忘记故乡的鹤鸣;对月叹息，又好像是听到了三峡的猿啼。也有些弯曲结疤，上下缠扭的树木，树干粗短得如同蹲在地上的熊虎，枝条柔弱得好像出没嬉水的鱼龙。然而这样无用的树木却被用来制作山形的斗拱，藻绘的梁柱，使匠石看了大吃一惊，公输见了迷惑不解。初步雕凿成型后，竟还要用刻刀做进一步加工，或雕上有鳞有甲的祥龙，或刻成有角有牙的瑞兽。一层层灿烂如碎锦，一片片娇艳如真花。色彩纷呈的花草树木，散布成一团团的云霞。

　　说到松子、古度、平仲、君迁这类树木，茂盛挺拔，动辄有百顷之多，砍倒复生，往往有千年的树龄。有的树在秦朝曾受封过大夫的官职，有的树在汉朝曾与将军的名字连在一起。但不论是哪种树，它们无不受到苔藓和蕈菌的遮压，无不受到鸟雀和害虫的剥啄。在霜露的侵袭下它们不得不低眉垂首，在风烟的围剿中它们又不得不震颤乃至倒仆。东海一带有座神庙前种着白皮松，西河地区有棵枯干的桑树被奉为社神。北方用杨叶作为关塞的名称，南国又用梅根称呼冶铸的场所。淮南小山的辞赋讲过桂枝遭人攀折，刘琨的《扶风歌》也写过在松树下系马。又何止是在细柳设立过城防，在桃林修建过关塞。

　　至于山水隔绝，流落在异地他方。被移动的大树流着眼泪，受伤的树根鲜血淋漓。枯死的空心老干时常起火，断裂的节疤处树脂横溢。有的树歪歪斜斜地横卧在山洞口，有的树从中间拦腰折断仰倒在半山坡。纹理偏斜的极粗的树像冰块一样破碎了，纹理端正的极高的树也像瓦片一般断裂了。树身上下长满疙瘩肿瘤，树身内外满是乌窝虫穴。丛林中有树怪出没闪烁，山野里有鬼魅游荡作祟。

　　更何况像我这样机运不佳，生逢国难，出使不归，羁旅异朝的人。不能吟咏思人深切的“采葛”诗篇，又怎能如伯夷、叔齐的食薇不辱?身居陋巷，荒草掩门。看到草木的凋谢自然会伤心，看到草木的衰老枯死更要哀叹不已。《淮南子》说：“树叶落了说明一年又要过去了，这是使老年人最感伤心的事。”这些话所说的意思正和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啊。于是我作歌唱道：“建章宫的栋梁毁于大火，黄河里的木筏烂在水中。如果不像金谷园中的柏树那样人去园空，也会像河阳县里的桃花那样枯萎不存。”桓大司马听了我的歌恐怕还会大发感慨：“当年栽种的柳树，繁茂可爱。现在看到它们枯败凋零，不能不令人凄伤。在短短的时间里树都老得不成样子了，人又怎么能经受得了年龄的催迫!”

　　创作背景

　　元帝承圣三年(554年)他奉命出使西魏，抵达长安不久，西魏攻克江陵，杀萧绎;他被留在长安。北周武成二年(560年)，周、陈南北通好，但是别人都陆续遣归了，只有王褒、庾信羁留不遣。在此期间，庾信时常感怀自己的身世，于是就写作了一篇荡气回肠名流千古的骈赋《枯树赋》。

　　赏析

　　《枯树赋》是一篇骈赋，通篇骈四俪六，抽黄对白，词藻络绎奔会，语言清新流丽，声律婉谐，虽多次换韵，读之仍然音韵铿锵，琅琅上口。全赋以人喻树，以树喻人，借树木由荣到枯，喻自己由少壮到风烛残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，苍凉深婉，老练浑成。从而使得“枯树”这一形象成为庾信人北之后内心最为生动的表述。

　　《枯树赋》开头一段，借殷仲文之事以发端，兼切赋题，并有两重用意。首先，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，所以虽是历史人物，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。其次，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，沉痛而隽永，是早已载入《世说新语》的佳话。以此发端，既显得自然平易，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。第一段在全赋起了序文的作用。

　　从“至如白鹿贞松”至“散乱烟霞”为第二段。此段写了各种各样的树木，其中有《十三州志》所记的白鹿塞的古松，有《搜神记》所写的“青牛大梓树”等。尽管它们盘根广大，结体山崖，到头来有的消亡了，有的半死不活。本段紧要之处在于“桂何事而销亡，桐何为而半死”这一疑问。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，更有今昔的对比，而关键在于后者。通过北方贞松、文梓的郁勃生机，自然引发出对桂树、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。当桂树、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，皇宫苑囿时，可谓备极尊宠：“开花建始之殿，落实睢阳之园”，但它们又是不幸的，因为它离开了故土。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，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。尽管备极荣华，在它们的意识中，始终不能忘却故乡，风朝月夕，不免悲吟。心灵的折磨，使嘉树失去了生机。这几句隐寓作者本是梁朝之臣，而今流落北朝，飘零异地，不觉年老，像枯树一样，已失去生意。下文转笔写各种不材之木，其中有弯曲臃肿的，也有节疤横生的，加工这种树木，使能工巧匠也望而生畏;但经过一番雕刻砍削之后，居然能雕出诸如“重重碎锦，片片真花;纷披草树，散乱烟霞”之类的美丽图案。无材之木偏偏有用，与此相反，便出现了“材大难为用”的反常现象。

　　“若夫松子古度”以下至“塞落桃林之下”为第三段。此段写了名目繁多的树木，如松子、古度，平仲、君迁，还有在人事上，秦始皇曾封松树为五大夫，后汉冯异有“大树将军”之号;传说中，有白木之庙，枯桑之社;地理图标出了杨叶、梅根的字样;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、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，以及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、桃林塞。但它们的最终结局，终不免“苔埋菌压，鸟剥虫穿”，枯萎于霜露与风烟之中。惟有以树命名的庙、社、关、冶、塞、营，却能名存后世。这里隐寓着人的年寿有时而尽，荣华止乎其身，惟有名存青史，才可永垂不朽。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，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，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。树木荫蔽着人类，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。

　　“若乃山河阻绝”至“山精妖孽”为第四段。此段较明显地引入己身的遭遇。世间万般悲苦，莫过于生离和死别;死别则死者长已矣，生离却是漫延剥蚀，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。所以“山河阻绝”一段，血泪纵横，火殛膏流，残毁碎裂，妖孽舞蹈，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。意象诡怪可怖，写法富于象征性，而一韵到底的文字，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。

　　最后一段，由象征回到自身，代言变为自言，是更明显的自身遭际的感叹。这里有羁旅不归的悲哀，有屈节仕北的惭耻。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，但平静并非淡泊，而是对命运的承受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是忍受。“风云不感”以下六句，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，以“既伤摇落，弥嗟变衰”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，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。《淮南子》上所说的“木叶落，长年悲”，引起作者的共鸣，引文意有未尽，作者又自作歌四句：“建章三月火，黄河千里槎。若非金谷满园树，即是河阳一县花。”这四句歌虽句句用典，却句句暗落己身，昔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，剩下的只有飘泊羁旅的孤独与凄凉和无穷无尽的哀伤而已。最后在桓温的几句哀叹中结束了全篇。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，既与赋首的“此树婆娑，生意尽矣”相呼应，又是全篇以树形人的致意之点，读之令人辄唤“奈何”。

　　全篇的“文眼”，即陆机所说的“一篇之警策”，是“生意尽矣”四字。人至暮年，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，而早年国破身辱，生活流离的经历，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，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，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。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，不是偶然的。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，但若设身处地，就能理解，并进而同情、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。传说，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，《枯树赋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。

　　《枯树赋》名为咏树，实为咏怀，赋中的许多艺术描写，与他后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。赋末由树及人，将写树与喻己有机地结合起来。该赋将简单的叹喟变成丰富具体的形象，并用了很多艺术手段来写树，写各种各样的树，其中有环境的烘托，也有气氛的渲染，写树的遭遇，也写它们拔本伤根的悲哀，语言形象鲜明。作者使用了很多典故，他的典故汇彼多方，屡变屡新，有些用典使人不觉，多数典故，运用得灵活自如，似出己口。

　　从《枯树赋》可以看出，这时的庾信，眼界宽广、思路开阔，把宫廷、山野、水边、山上的树，名贵的、普通的树都写到了，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、以树命名的地方，也都写了出来。庾信善用形象、夸张的语言，鲜明的对比，成功地描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与繁茂雄奇的姿态，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，使人读后很自然地对树木所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，感到惋惜。

　　庾信由南入北，在与北朝文化的冲突抵牾中，在江南风气渐去渐远的羁旅之恨中，心中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失根之感，而江陵焚书更是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，在庾信心中留下巨大创痛。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，庾信暮年发出的这一声哀号，也正是其“拔根”、“伤根”之痛的自然反应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